

第六冊

劉毓慶 等撰

詩義稽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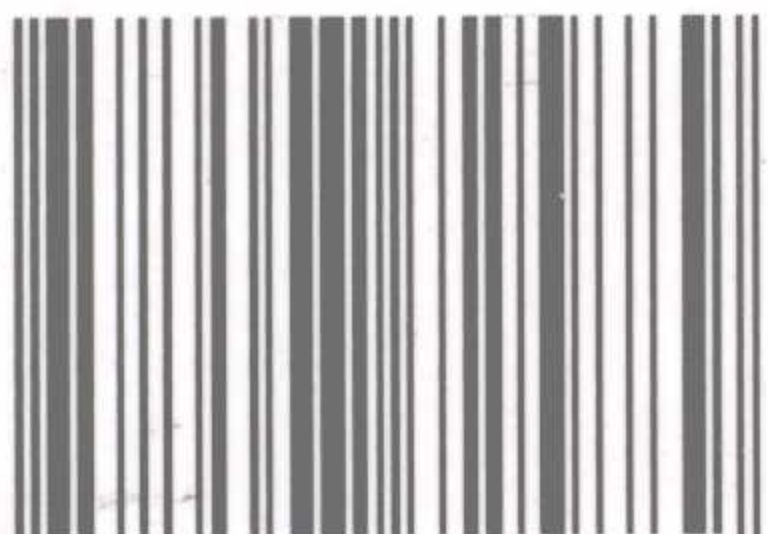


學苑出版社

責任編輯：郭 强

封面設計：徐道會

ISBN 7-5077-2588-X



9 787507 725889 >

定價：300.00元（全十冊）

考 稽 義 詩

第六冊

劉毓慶

賈培俊

李 蹊

張 儒

編撰

學苑出版社

出車

《出車》總說

程頤《伊川經說》三“出車”條曰：“勞將率之旋也。此詩所賦，自受命至還歸。其事有叙，大要在歸功將率。首章陳出車于牧，王命之征，赴事之急，不敢寧也。謂我，命我也。次章既受命而行，有旗章之盛，見付與之重，憂勞其事也。于郊行矣，旃旒旆旆，華盛旆旆，垂委之狀。‘胡不’猶‘莫不’。其憂念之深，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意瘁。三章指元帥之名，以顯其功。赫赫，德名顯盛。襄，上也，謂勝。彭彭，衆多。央央，華盛。主言城而勝玁狁。御戎之道，守備爲本，不以攻擊爲先，其事卒矣。四章言其歸，叙其久戍也，以多難，故不遑起居。豈無思歸之心？畏法令不敢自遂。五章復言出兵而衆和，爲一方所徯望，南仲之功，于此尤盛。草蟲阜螽，其類相應。民心之望王師，猶是也，此南仲之伐西戎也。觀此詩，意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，玁狁兵加而服，或止於小大，亦不可知。卒章喜其歸，因叙歸時景物和妍，其歡樂可見也。訊，其魁首當訊問者。醜，徒衆。”

呂喬年編祖謙《麗澤論說集錄》卷三“出車”條曰：“觀《出車》之詩，見文王所以爲至德也。紂何人哉？文王何人哉？不言可知矣。然文王事紂，亦與事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。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爲天子，欲爲臣、盡臣道而已，初不見紂之難事

也。味其辭曰：‘自天子所，謂我來矣。’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。其曰：‘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’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。其曰：‘王事多難，不遑啓居。’‘王事靡盬，不遑啓處。’其憂勤王家切切如此，所謂有事君之小心，非文王而誰邪？此一詩之大意也。”

朱熹《朱子語類》卷八十一“出車”條曰：“問：‘先生《詩傳》舊叙此詩與《關雎》詩，論非天下之至靜，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，今皆削之，豈亦以其太精巧耶？’曰：‘正爲後來看得如此，故削去。’曰：‘《關雎》詩今引匡衡說甚好。’曰：‘呂氏亦引，但不如此詳。便見古人看文字，亦寬博如此。’”（銖）

項安世《項氏家說》“出車采芑”條曰：“《出車》之遣南仲，爲玁狁也，而其詩曰：‘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。’《采芑》之遣方叔，爲蠻荆也，而其詩曰：‘顯允方叔，征伐玁狁。’命將者必道其前功，所以壯軍威而必後效也。”

方回《續古今考》卷三十三“詩采薇遣戍役、出車以勞還、杕杜以勤歸”條曰：“《出車》六章，章八句。前二章述往戍道路之苦。三章美南仲者，文王之將帥，往城于方。古必築城，以禦狄也。四章言士往來之苦，豈不懷歸？畏此簡書。知士卒之情，非不欲宴安室家，義命所在，有軍中之號令書諸簡策，人人之所畏也。五章、六章曰既見君子，喜歸也。曰執訊獲醜，有功也。文王歌此詩以燕歸師，與夫《杕杜》四章章七句亦燕其將帥之所歌，後世焉得有之？”

朱睦㮮《五經稽疑》“出車”條曰：“《出車》，勞還率也。舊說西伯受命於商王，因命南仲爲將，往伐玁狁，其成功而還也。

詩人歌其事以爲勞還也。自其出車，至其執訊獲醜而歸，備述之也。或謂宣王命南仲，非西伯也。予以爲西伯出羗里即得專征伐，理或有之。歐陽說與《詩緝》相同。《書》稱‘西伯戡黎’，《詩》又稱‘伐崇’‘伐密’，皆有其事。然伐玁狁或亦然也。”

崔述《豐鎬考信錄》“詩序以采薇出車杕杜屬文王之非”條曰：“衛宏《毛詩序》云：‘文王之時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玁狁之難；以天子之命命將帥，遣戍役，以守衛中國，故歌《采薇》以遣之，《出車》以勞還，《杕杜》以勤歸也。’由是鄭、孔以來諸儒之說《詩》者咸以《出車》爲文王詩，南仲爲文王臣，而詩所謂‘王’者紂也。余按：春秋之義莫嚴於辨名分，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玁狁，則文王當自行，不得但遣陪臣帥師；詩當稱‘王命西伯’，不得稱‘王命南仲’。今直稱天子之命以命陪臣，若其間初無文王者，僭邪？亂邪？非惟不知有君，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。蘇氏知其不通，於是又曲爲說，以‘天子’爲紂，以‘王’爲文王，後人之追稱云然耳。然王即天子也，一篇之中，自‘天子’紂，自‘王’文王，名實雜糅，君臣同稱，尚可以爲訓乎！天子之命陪臣則述之，文王之命其大夫則又述之，獨天子之命文王則無一語及之，有是理乎！且經傳記文王之臣多矣，未有稱南仲者；而《常武》，宣王時詩，有南仲。太王時有獯鬻，文王時有昆夷，未有稱玁狁者；而《六月》、《采芑》，宣王時詩，稱玁狁。然則此當爲宣王時詩，非文王時詩矣。不特此也，《六月》稱‘侵鎬及方’，此詩稱‘往城于方’，其地同；《六月》稱‘六月棲棲，戎車既飭’，此詩稱‘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’，其時又同。然則此二詩乃一時之事，其文正相表里；蓋因鎬、方皆爲玁狁所侵，故分道以伐之，吉甫經略鎬而南

仲經略方耳。故《漢書》以《出車》、《六月》同爲宣王時詩；《古今人表》，宣王時有南仲而文王時無之；而馬融上書亦稱‘獫狁侵鎬及方，宣王立中興之功，是以南仲赫赫，列在周詩’；然則是齊、魯、韓三家皆以此爲宣王詩矣。朱子云：‘詩所謂天子，所謂王命，皆周王耳。’是矣；然云‘南仲，此時大將’，不質言爲何時，則猶未免以先儒正雅變雅之說爲疑也。夫雅本無正、變之分，而詩篇亦不無錯簡。《春秋傳》，吳季札聘於魯，請觀於周樂；爲之歌《小雅》，曰：‘美哉！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？’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，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：‘常棣之華，鄂不韡韡。’則《小雅》固不在文、武世，而《鹿鳴》什中固有宣王詩矣。《南陔》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詩，當次之《鹿鳴》之三，而今反在《杕杜》之後。《常棣》、《伐木》、《天保》與《蓼蕭》以下四篇皆燕享之詩，《采薇》、《出車》、《杕杜》與《六月》、《采芑》二篇皆征戍之詩，本當以類相從，而今皆迭相間。則今《小雅》篇次非當日之舊第明矣。先儒既誤以詩爲周公所作，又不知篇次之有錯簡，但見《六月》篇中有稱‘吉甫’明文，勢不可並以爲文、武之詩，遂斷《菁莪》以上謂之正雅，《六月》以下謂之變雅。《出車》既在正雅，又在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之前，因不得不以南仲爲文王時人，伐獫狁爲文王時事。是以委曲遷就，百方解說，而理卒不可通。然不可通，其失猶小，而使商、周革命之際事迹失實，聖人之心不白於後世，其失大。故次之於《六月》之後，以正其失。說並見前《文王》篇中。”

我出我車 于彼牧矣

馬國翰《目耕帖》卷十六曰：“《荀子·大略》篇：‘天子召諸侯，諸侯輦輿就馬，禮也。《詩》曰：我出我輿，于彼牧矣。自天子所，謂我來矣。’‘我車’作‘我輿’。然則篇名古本亦作‘出輿’也。”

自天子所 謂我來矣

徐文靖《管城碩記》卷七曰：“《出車》云：‘自天子所，謂我來矣。’《集傳》曰：‘天子，周王也。’按：《詩》‘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’，《毛傳》曰：‘王，殷王也。南仲，文王之屬。’據《竹書紀年》‘殷文丁十二年，周文王元年’。又四年爲‘殷帝乙三年，王命南仲，西拒昆夷’。是時文王爲西伯，則《詩》曰王、曰天子，皆殷王也。《尚書傳》曰‘文王四年伐犬夷’，注云：‘犬夷，昆夷也。’《出車》之詩蓋作於是時，不得以王命南仲爲周王也。”

我出我車 于彼郊矣

于鬯《香草校書》卷十四曰：“《出車》篇：‘我出我車，于彼郊矣。’鬯案：郊爲牧內之地，《雅》訓甚明。《釋地》云：‘邑外謂之郊，郊外謂之牧。’是也。《鄭箋》云：‘牧地在遠郊。’則溷郊與牧爲一。《孔義》引《周禮·載師職》‘牧田任遠郊之地’爲證，然在散文，‘郊’、‘牧’字固不必拘。此詩則上章云‘我出我車，

于彼牧矣’，此章云‘我出我車，于彼郊矣’，二字分甚明，則必有遠近之異。惟其先遠而後近，此所以啓後人之疑。《朱傳》於上章云‘牧，郊外也’，於此章云‘郊在牧內’，其解甚當。而又云‘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’，斯不得其解而臆爲說矣。竊謂釋此疑者，第據上章‘自天子所，謂我來矣’二句，已足以豁之。彼《箋》云：‘自，從也。人從王所來，謂我來矣。謂以王命召己，將使爲將率也。’然則南仲當先，自其國出車至王都，然後自王都出車而攘獫狁。（下章‘獫狁于襄’，《陸釋》云：‘襄本或作攘。’《潛夫論·救邊》引亦作‘攘’。）‘我出我車’者，謂南仲自其國出車。我即南仲自我也，（我爲語辭亦可）仲當是內諸侯，其國在天子郊牧之外，自其國出車至王都，正合先至王都之牧，後至王都之郊。故上章言‘于彼牧’，此章言‘于彼郊’，與《雅》訓正無戾，安用前軍後軍之說乎？蓋誤以‘我出我車’爲自王都出車，則其遠近顛倒有必不可通者。《鄭箋》既於‘自天子所’二句得其解，顧又謂先出戎車，乃召將率致以‘我出我車’，分別上我下我之異，抑無當矣。不知下章始出‘王命南仲’句，則首二章言南仲之自外而來，實昭昭明亮也。《荀子·大略》篇云：‘天子召諸侯，諸侯輦輿就馬，禮也。’引《詩》曰：‘我出我輿，（下文出車彭彭，《史記·匈奴傳》引車亦作輿）于彼牧矣。自天子所，謂我來矣。’則‘我出我車’者，即輦車就馬之謂也。下章云‘出車彭彭’，在‘王命南仲’之下，則彼所謂出車與‘我出我車’自別，乃方自王都出車矣。其云‘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’，有據《周書·世俘》篇所云‘呂他命伐越戲方’、《南宮中鼎》謂‘王命南宮伐反虎方’以證此者。戲、虎、朔並疊韻字，例得通借，信

爾，則此武王之詩也。然如前義即依舊解文王奉商王命遣將伐叛之說，亦尚無不可。惟其說出於上篇《采薇》之序，云：‘《采薇》，遣戍役也。文王之時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玁狁之難。以天子之命，命將率遣戍役，以守衛中國。故歌《采薇》以遣之，《出車》以勞還，《杕杜》以勤歸也。’此《序》若全是《古序》，《古序》本合一篇，既云‘《出車》以勞還，《杕杜》以勤歸也’，而下又接云：‘《出車》勞還，率也。《杕杜》勞還，役也。’有此文法乎？其自‘文王之時’下爲《續序》無疑，則謂此爲文王之詩者，《續序》之說也。且《史記·匈奴傳》以此爲襄王詩，《漢書·匈奴傳》又以爲宣王詩，而上篇《采薇》漢傳又以爲懿王詩，則《續序》之說信一家之說也。”

胡不旆旆

朱熹《朱子語類》卷八十一“出車”條曰：“又問：‘胡不旆旆，東萊以爲初出軍時，旌旗未展，爲卷而建之，（引左氏建而不旆。）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？蓋以命下之初，我方憂心悄悄，而僕夫憔悴，亦若人意之不舒也。’曰：‘此說雖精巧，然胡不旆旆一句，語勢似不如此。胡不，猶言遐不作人！言豈不旆旆乎！但我自憂心悄悄，而僕夫又況瘁耳，如此却自平正。伯恭詩太巧，詩正怕如此看。古人意思自寬平，何嘗如此糾細拘迫！’”（銖）

黃震《黃氏日鈔》卷四“胡不旆旆”條曰：“自東萊主‘建而不旆’之說，學者多從之。晦庵不以爲然，嘗答東萊書云：‘向見

所集說解說戒嚴之曰建而不旆，不知此有何證？’蓋《左傳》‘建而不旆’，蓋言治兵，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。然兩說猶未定。近世嚴華谷主晦庵之說，而辨之甚明。謂繼旐曰旆，旐以全帛爲之，續旐末爲燕尾者，名之爲旆，言旆之本體也。《左傳》‘建而不旆’，言張旆也。此‘胡不旆旆’，乃飛揚之貌。《生民》‘荏苒旆旆’，亦揚起也。”

俞樾《茶香室經說》三“旆旆”條曰：“《出車》篇：‘彼旐旐斯，胡不旆旆？’《傳》曰：‘旆旆，旐垂貌。’《正義》云：‘定本多一旆字。’則當作旆旆（句），旆旐垂貌。愚按：《傳》文‘旆旐’之‘旆’，正字也。經文‘旆旆’之‘旆’，假字也。《爾雅》：‘繼旐曰旆。’若以‘旆旆’爲形況之辭，豈亦可云‘旐旐旐旐’乎？‘旆旆’當作‘茝茝’，《說文·艸部》：‘茝，草葉多也。’草葉多，故以擬旆旐垂貌。《泮水》篇：‘其旂茝茝。’彼用正字，此用假字也。《六月》篇：‘白旆央央。’《釋文》：‘本作白茝。’是‘旆’與‘茝’通之證。”

鍾麀《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》卷三“旆即胡不旆旆之旆”條曰：“‘胡不旆旆’，《小雅·出車》文。《說文·㫃部》：‘旆，繼旐之旗也，沛然而垂。從㫃，市聲。’麀按：《唐石經》作‘旆旆’。校文曰：‘毛本作旆旆。’不體。《六月》白旆、《車攻》旆旆、《生民》旆旆、《長發》載旆，放此。”

按：《詩經圖注》曰：“從‘市’得聲字，多與盛大相關。如沛：《廣雅·釋詁》：‘大也。’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‘民歸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孰能禦之。’沛然即充盛之貌。沛：《說文》：‘恨怒也。’言怒之盛。蒂：《廣韻》：‘草木盛也。’

柿：《集韻》：‘木盛貌。’霈，《文字集略》：‘大雨也’（《一切經音義》引）。毛朱所謂‘旒垂貌’、‘飛揚貌’，亦皆與‘盛’字相關。”

僕夫況瘁

鍾璠《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》卷三“悴即僕夫況瘁之瘁”條曰：“‘僕夫況瘁’，《小雅·出車》文。《說文》無‘瘁’字。《文選·嘆逝賦》注引《蒼頡篇》曰：‘瘁，憂也。’《說文·心部》：‘悴，憂也。’然則‘瘁’通作‘悴’。《釋文》：‘瘁本亦作萃，依注作翠，音同。’《雨無正》‘慄慄日瘁’、《瞻卬》‘邦國殄瘁’，《傳》並云：‘瘁，病也。’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‘頽，病也。’則‘瘁’又通作‘頽’。頽者，《說文》云：‘醺頽也。’《左成九年傳》作‘蕉萃’，《昭七年傳》作‘憔悴’。悴、頽、萃三字並通而訓憂者，自以悴爲正。”

按：況瘁，鄭玄訓況爲茲（滋），即滋益憔悴，朱熹以爲言“恐懼而憔悴”，馬瑞辰以爲：“《說文》：況，寒水。因通寒苦之稱，苦亦病也。況、瘁皆爲病。”《詩經圖注》：“況當讀爲忼，《九歌》注云：‘忼，失意貌。’忼瘁是言其沒有精神、憔悴無力狀。”

《出車》三章

蔣悌生《五經蠡測》卷三曰：“‘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。出車彭彭，旂旐央央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。’觀大將之兵威，固足以用武而克敵。論王者之成算，初無待黷武

而却敵。蓋行師之道雖尚威武，而馭戎之術要必以守邊爲貴也。‘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’，國人之辭也。‘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’，南仲之辭也。由國人觀之，則軍之甚盛不可當。自南仲論之，則制戎之長策不可易。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以之出塞外，涉沙漠，以窮敵之巢穴，此南仲之所得爲而不屑爲也。務殺伐，獻俘首，而以開邊爲功，此南仲之所優爲而不忍爲也。誠以戰而勝之，不若不戰而屈人兵之爲愈。勝而滅之，孰若兵不血刃而戎患自息之爲長！此則明良之定策，馭戎之要術，出自王言，而入乎南仲之耳，受命於推轂之日，而非他人所得與聞也。始也，觀其戎陣之整齊，可謂無敵於天下；終焉，察其君相之成算，則兵不血刃而成功。此王者之師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歟？宣王北伐，《詩》曰：‘薄伐玁狁，至于太原。文武吉甫，萬邦爲憲。’則不惟宣王能修文武之業，吉甫亦能遵南仲之道者也。（《傳》曰：‘或曰：襄，駕也，與懷山襄陵之義同，言加之上也。’若訓爲除，恐與末章‘夷’字義重。若訓爲‘駕’，想當時師向朔方之時，亦必與玁狁相遇，以大軍乘之不能當，然後走遁，於一時事理爲密。若曰玁狁畏威遠遁，未嘗接戰，則末章所謂‘執訊獲醜’，義不得通。）”

王命南仲

黃震《黃氏日鈔》卷四“王命南仲”條曰：“王與天子，諸家皆以爲指殷，惟李迂仲云：‘以王爲殷王，則與《序》不合。以王爲文王，則文王未嘗生時稱王。此《詩序》爲可疑者也。’至晦庵去《序》說，則意指爲周王，而未嘗明言所以非殷王者，今若以爲文

王時詩，恐且當以王命之王爲殷王耳。”

周象明《事物考辨》卷五“王命南仲”條曰：“《同異錄》：《出車》之三章曰：‘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。’《傳》曰：‘王，殷王也。南仲，文王之屬。’《朱傳》曰：‘王，周王也。’二說孰是？周子曰：此詩既爲有周盛時之《雅》，則命將出師者非周王而誰？但歐陽氏《本義》斷以爲文王，則太泥耳。《詩緝》謂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仲爲將，亦爲衍說。明按：王與天子，諸家皆主殷王，惟李迂仲云：‘以王爲殷王，則與《序》不合。以王爲文王，則文王未嘗生時稱王。此《詩序》爲可疑也。’明以爲《朱傳》泛指周王而不專指文王，最爲得旨。”

雷學淇《介庵經說》卷三“南是國名”條曰：“南仲凡兩見。《出車》傳云：‘文王之屬。’《常武》云：‘宣王之臣。’《漢書·人表》誤從後說也。《世本》：‘姁姓有南氏。’（史作有男）《韓詩傳序》曰：‘南在南陽南郡之間。’《周書·史記篇》曰：‘有南氏有二臣貴寵，力鈞勢敵，競進爭權，下爭朋黨，君弗能禁，南氏以分。’蓋本姁姓之國。仲，其君之名字也。文王爲西伯，兼屬南方，故曰文王之屬。傳及子孫，國分爲二，其裔孫名皇父者，在宣王時爲太師。東周時尚有南極。”

俞樾《茶香室經說》卷三“南仲”條曰：“《出車》篇：‘王命南仲。’《傳》曰：‘南仲，文王之屬。’愚按：楊升庵說以《周書·克殷》篇‘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’爲即仲忽，‘命南宮百達遷九鼎’即伯達，《君奭》‘有若南宮适’即伯适。故謂周有八士，皆南宮氏，其說殊信。此詩所詠之南仲，其即仲突、仲忽乎？南宮氏亦得單稱‘南’，南宮縚稱南容即其例矣。”

往城于方

鄒漢勛《讀書偶識》卷四曰：“《詩》：‘往城于方。’《毛傳》：‘方，朔方，近獫狁之國也。朔方，北方也。’‘侵鎬及方。’《鄭箋》：‘鎬也，方也，皆北方地名。’謹案：《詩》有方叔，方國之君也。《采芑》疏：‘《巾車》：金路，同姓以封也。今方叔所乘是金路，或方叔爲同姓。’《潛夫論》：‘方國，姬姓。’則方爲同姓明矣。”

按：舊以“方”爲地名，陳奐以爲地在甘肅平涼附近。《詩地理征》又疑“于”當爲地名，又或以爲“方”當即“豐”，即豐京者。“于方”與下“朔方”相對成文，疑于方爲地名。

出車彭彭

馬國翰《目耕帖》卷十六曰：“《史記·匈奴傳》：‘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，東至於衛，侵盜暴虐，中國疾之，故詩人歌之曰：戎狄是膺，薄伐獫狁，至于太原，出與彭彭，城彼朔方。’引《詩》多與《毛詩》異。《鹽鐵論·繇役》篇引《詩》‘薄伐獫狁’四句與《史記》同，惟作‘出車’小異。”

旂旐央央

馬國翰《目耕帖》卷十六曰：“《集韻》平聲下十二庚於驚切：‘央，幘，鮮明貌。’引《詩》‘旂旐央央’，或作‘幘’”

昔我往矣 黍稷方華
今我來思 雨雪載塗

楊慎《升庵經說》卷五“雨雪載塗”條曰：“‘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。今我來思，雨雪載塗。’塗，音餘，叶華。《易林》：‘雨雪載塗，東行破車，旅人無家。’柳詩：‘善幻迷水火，齊諧笑拍塗。東門朱屨飯，中散蝨空爬。’”

馬國翰《目耕帖》卷十六曰：“韓愈《奉和兵部侍郎酬鄆州馬尚書，被召途中見寄，開緘之日，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》‘暖風抽宿麥，晴雨卷歸旗’，從《出車》篇‘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；今我來思，雨雪載塗’翻出。”

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

朱熹《朱子語類》卷八十一“出車”條曰：“子善問：‘《詩》畏此簡書。簡書，有二說：一說，簡書，戒命也，鄰國有急，則以簡書相戒命。一說，策命臨遣之詞。’曰：‘後說爲長，當以後說載前。前說只據左氏簡書，同惡相恤之謂。然此是天子戒命，不得謂之鄰國也。’”（銖）

按：毛奇齡《毛詩寫官記》卷三“畏此簡書”條曰：“《獨斷》云：‘策者，簡也。’然則簡書者，亦天子策命辭耳。若以爲鄰國戒命，則《左傳》有之。然考之《左傳》管仲曰：‘簡書，同惡相恤之謂也。請救邢以從簡書。’是固以同惡相恤之語，爲天子簡書所有，故仲特引之救邢，以爲從天子策命

然耳。從天子之命，而即以爲鄰國相戒之命也，得乎？《朱子語類》云：簡書有二，一戒命，一策命也。特戒命據左氏耳，此天子簡書，非戒命也。則朱子亦自以戒命爲非義矣。然而戒命、策命，並無有二。”

《出車》五章

孔廣森《經學卮言》曰：“‘嘒嘒草蟲，趯趯阜螽。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’六句全襲《召南》，非無意也。《出車》本追述文王時事，故其叙室家望遠之情，即述文王時詩以實之。”

薄伐西戎

俞樾《茶香室經說》卷三“薄伐西戎”條曰：“《出車》篇：‘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。’案：《采薇·序》曰：‘文王之時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玁狁之難。’《正義》曰：‘此與《出車》五言玁狁，唯一云西戎。《序》先言昆夷者，以昆夷侵周爲患之切，故先言之。玁狁大於西戎，出師主伐玁狁，故戒勅戍役，以玁狁爲主，而略於西戎也。’愚謂文王時實惟玁狁爲患最切，西戎次之，故《詩》曰‘玁狁孔棘’，不曰‘西戎孔棘’也。其後於玁狁則攘却之，而於西戎實未大定，故曰‘玁狁于襄’，不曰‘西戎于襄’，曰‘玁狁于夷’，不曰‘西戎于夷’也。周公立司隸之官以帥四翟之隸，有蠻隸、閩隸、夷隸、貉隸而已。蠻、閩皆南也，夷東貉北而獨無西戎之隸，西戎之不盡賓服可知。夫西戎種類最衆，自古畏之，故西戎